

第五章 语气助词

本章考察内容主要包括：（一）考察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范围，根据语气意义和情态意义对其进行分类，并从共现顺序的角度对分类进行验证；（二）在考察廉江方言疑问句系统的基础上，对疑问语气助词的意义、功能进行考察；（三）从“汉（语）—亲（属语言）—非（亲属语言）”角度出发，考察廉江方言[言说]义动词“讲”的语法化（/主观化）。

考察结果说明：一，语气助词与其他助词（主要是体貌助词）之间的关系是连续的，语气与情态之间有共通之处；二，结合意义和形式（即共现顺序），可对语气助词进行有效的分类；三，重视相关语义范畴的语法化研究，有助于探讨语言演变的普遍现象。

第一节 语气助词的范围、意义和类别

语气助词和语气副词都表示说话人一定的主观因素。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语法功能：语气副词在句中作状语，而语气助词在句末或句中，不充当任何句法成分。语气副词和语气助词一前一后表示情感认识，与英语等相比，这是汉语的特点之一。

虚词里面，意义最难以琢磨的恐怕要算语气助词了。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成员多，功能也不同。除了描述它们的意义、功能外，如何结合意义和形式，把它们进行分类？这是研究语气助词不能回避的问题。

汉语的语气和情态能否分开，是有争议的。Lyons (1995: 331) 认为，语气 (mood) 是用来定义情态 (modality) 语法化之后所形成的范畴的。¹Palmer (1986/2001) 一书对两者也不加以严格区分。史金生 (2003) 研究语气副词时，也不区分语气和情态。主张明确区分的如鲁川 (2003)，他认为语气是对“人”的，情态是对“事”的。

本文的看法是：语气助词能表示语气意义和情态意义，语气意义是指陈述、祈使、疑问、感叹等意义，情态意义指肯定、猜测、诧异等意义。语气意义和情态意义没有明显的界限。本文把意义较实在的表示语气/情态意义的词归为情态助词，把意义较虚的表示语气/情态的词归为语气助词。语气助词位于句末。所以，“语气”包括疑问、陈述、祈使、感叹等“功能语气”（贺阳 1992，齐沪扬 2002），也包括句末较虚的情态。对情态 (modality) 的理解，可暂时根据 Palmer (1986/2001)。

¹ Lyons(1995: 331)的原话是: Mood is by definition the category which results from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modality.

1 普通话的语气和语气助词

对廉江方言的语气助词进行考察之前，有必要简要回顾普通话的相关研究成果。

1.1 语气和语气助词的研究

王力（1944：160）认为：“凡语言对于各种情绪的表达方式，叫做语气；表示语气的虚词叫做语气词。”王先生把语气词的语气分为四大类十二个小类：1）确定语气，包括决定语气（“了”）、表明语气（“的”）、夸张语气（“呢、罢了”）；2）不定语气，包括疑问语气（“吗、呢”）、反诘语气（“不成”）、假设语气（“呢”）、揣测语气（“罢”）；3）意志语气，包括祈使语气（“罢”）、催促语气（“啊”）、忍受语气（“也罢、罢了”）；4）感叹语气，包括不平语气（“吗”）、论理语气（“啊”）。

吕叔湘（1944）的语气有广、狭义之分，广义的语气分为语意、语气（狭义）、语势；狭义的语气分为三个部分：与认识有关的直陈和疑问、与行动有关的商量和祈使、与情感有关的感叹和惊讶等。

王、吕两位先生较早对语气、语气助词的意义进行了分类。

太田辰夫（1958）对语气助词进行分类，兼顾了形式和意义，无疑是前进了一步。他把句末助词（即语气助词）分为两类：一类表示“非叙实语气”（如“吗、呢、吧”等），另一类表示“叙实”语气（“呢、了（啦）、来着”），连用时后者先于前者。

胡明扬（1981）把语气分为表情语气、表态语气和表意语气，认为语气助词的“叠用”顺序是：结构（或时态）·语气助词（“的、了”）+辅音语气助词（“吧、吗、嚯、呢”）+元音语气助词（“啊、哎、呕”）。后来，胡明扬（1988）把普通话语气助词的语气意义，分为陈述（肯定、不肯定、强调、当然）、疑问、祈使和感叹四大类。

朱德熙（1982）把“语气词”分为三组：1）表示时态（“了、呢₁、来着”）；2）表示疑问或祈使（“呢₂、吗、吧₁、吧₂”）；3）表示说话人的态度或情感（“啊、呕、诶、嚯、呢₃”）。连用时第一组在前边，第二组次之，第三组在最后，中间可以有缺位，但不能颠倒。第一、二组表示句子的某种语法意义，第三组表示说话人的态度或情感。朱先生的分类更为细致，同样兼顾了形式和意义。

贺阳（1992）把语气分为功能语气、评判语气和情感语气。前者包括陈述、疑问、祈使、感叹四类。评判语气包括认知、模态、履义、能愿四类。后者包括诧异、料定、领悟、侥幸、表情五类。齐沪扬（2002：21）把语气分为功能语气和意志语气。前者分陈述、疑问、祈使、感叹四种，后者分为可能、能愿、允许、料悟语气四种，各种又可以进一步划分。

贺文、齐著均持“大语气词”²的观念，包括语气助词（/语气词）、助动词、语气副词和叹词。

² 根据齐沪扬（2002：22）。

给语气助词分类有两种方法：一是根据意义，如王力；二是根据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方法，如太田辰夫、朱德熙。

1.2 “语气助词”还是“语气词”（略）

2 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范围和意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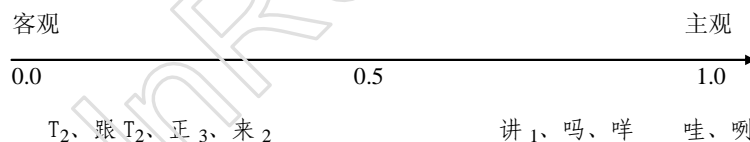
2.1 考察范围

语气助词和叹词、副词的界限清晰：叹词是自由的，能独立成句，如“喂？乜人？（喂？谁啊）”；语气助词是粘着的，不能独立使用；语气副词作状语，助词不作句法成分。

语气助词与其他助词的区分，主要集中在与句末体貌助词、表情态意义的句末助词的划界上。例如“吗”和“□[te²¹](T₂)”、“讲”、“咖”之间，它们的位置都在句末，“T₂、讲、咖”有时兼表一定的语气，它们算不算语气助词？如果算的话，该属于哪一类？这是以下讨论的主要内容。

开始时，能表示语气的句末助词都是我们的考察对象。这样，凡表示情感认识的句末（包括分句末）助词，均在本节考察之列。

体貌助词和语气助词之间存在过渡地带。³形式上，T₂([te²¹])、“跟 T₂([te²¹])”、“正₃”、“讲₁”等都可以后加“啊[a²¹]”，并可以产生合音形式，分别读作[tia²¹]、[kən⁵⁵ tia²¹]、[tsia³¹]、[ka⁵¹]。如果把典型语气助词的“语气值”看作1，非语气助词的语气值为0，那么T₂、“跟 T₂”、“正₃”、“讲₁”等的语气值，在0~1之间。体貌助词T₂、“跟 T₂”、“正₃”主要表示体貌意义，但兼表一定的语气意义。语气助词的语气值大于0.5，体貌助词的语气值应小于0.5。如下所示：



朱德熙（1982）的语气词分类中，第一类便是可表体貌意义的“呢₁、了、来着”。借鉴朱先生的做法，本节在讨论语气助词的分类与共现顺序时，也把T₂等视为考察之列。

2.2 语气意义的传统分类

齐沪扬（2002）认为，语气助词的功能包括：表义功能（传信和传疑）、完句功能（自由和粘着⁴）和篇章功能（停顿和照应）。本文就语气助词的表义功能（语气意义）

³ 李讷、安珊笛、张伯江（1998）按表义功能把普通话“广义的句末语气词”分为三类：1）事态助词（如“了、来着”），2）情态助词（如“的”），3）疑问助词（如“吗”）。这实际上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或连续性。

⁴ 此处的自由和粘着不是指语气助词的自由和粘着，而是指语气助词所依附对象（短语）的自由和粘着。

进行讨论。确定语气助词的语气意义，并不容易。胡明扬（1988）对确定语气助词的意义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，并把北京话语气助词的语气意义分四类：陈述、疑问、祈使句和感叹。⁵劲松（1992）认为北京话语气的表达方式包括语音、词汇、结构三个层面，进而把北京话的语气分为：陈述语气（平叙、应答和表态）、疑问语气（询问、质问、求证和诧异）、祈使语气（征询、央求、命令）和表情语气⁶四类。

数量上，廉江方言的语气助词比北京话的多，给区分意义增加了难度。借鉴胡明扬（1988）、劲松（1992）的做法，可以先把廉江方言的语气助词分为五类，分别表示[陈述]、[疑问]、[祈使]、[感叹]和[加强]。根据疑问语气助词一章的做法，真正负载[祈使]、[陈述]、[感叹]信息的助词才算是祈使语气助词、陈述语气助词和感叹语气助词，其他的算具[加强]义的语气助词。标准如下：

- 1) 疑问语气助词⁷外的语气助词，如果在“非疑问形式+降调”的一般陈述的语气上，增加助词 X 后，句子只表示祈使语气，则 X 是祈使类语气助词；
- 2) 同理，如果增加助词 X 后，句子只表示感叹语气，则 X 为感叹类语气助词；
- 3) 同上，如果增加助词 X 后，句子只表示陈述，则 X 是陈述类语气助词；
- 4) 如果 X 均不合上述 3 条，则 X 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，为加强类语气助词。

按照这 4 条标准，可对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语气意义进行简单的描述和分类，分类举例如下：（其他章节描写过的语气助词只列条目，不再举例）

[疑问]——

【咩₁】【吗】【咱】【啊₁】【么₂】【呢₁】（见下节）

[祈使]——

【正₃】（见第三章第一节 § 2.3.3）【来₂】（见第三章第三节 § 1.1）

【嘛】[ma²¹]/【么₁】[mɔ²¹]，表示劝告。如：慢定正~，等阿妈回正~！慢着，等妈妈回来再说|食~！吃吧|快啲去~！快点儿去吧|去~，去喂！去嘛，去啊

【哈】[ha⁵⁵]⁸，告知，带有叮嘱意味。如：等我做完作业再搵你打球~！等我把作业做完再和你打球啊|早啲回~！早点回啊

【啰】[lɔ²¹]，使令。如：你畀我睇睇~！你让我看看

【喂】[uei⁵⁵]/【咩₂】[me⁵⁵/mei⁵⁵]，提醒、催促。如：去~！去啊|畀我睇睇~！让我看看吧

[陈述]——

⁵ 胡明扬（1988）认为，应排除各种因素，并通过比较、参校的办法，来确定助词语气助词的意义。

⁶ 劲文把表情语气定义为“指说话时赞叹、惊讶、不满、厌恶等感情的反映”。

⁷ 疑问语气助词的范围详见下节。

⁸ 有些语气助词的调值超出了廉江方言的声调格局，可能与句末语调有关，有待考察。

【咯₁】[lɔ³³]，申明正面的情况。(A)重读，可读[lɔk³]，语气较强，句子的否定形式表示肯定的意思。如：我无见倒佢~，好之佢无识我系乜人呐。我不见到他吗，可是他认识我是谁啊|我睡一阵仔无⁹就醒口[tɛ²¹]~。我睡一阵不就醒了(B)可轻读，语气稍弱，句子的肯定形式表示肯定意义。如：畀你攞了去好口[tɛ²¹]~。让你全拿走了|好~，就咁多。好了，就那么多

【咯₂】[lɔ⁵⁵]，提醒相反的情况。如：我无识佢咯₁，好之佢无识我~。我不认识他吗，可他认识我啊|你抑无想去我退钱畀你~。你要不想去我退钱给你吧|今日无去明日去~。今天不去明天去吧|你畀钱畀佢，好之佢爱正得~。你给他钱，可是他要才行啊

【哇】[ua³³]或[uɔ³³]，表示提醒，如：你无使畀钱畀佢~。你不用给他钱了|快啲做作业~。快做作业

【呐】[na³³]，表平叙语气，如：好之佢无识我~。可他认识我|我睡一阵就醒口[tɛ²¹]~。我睡一会儿就醒了|个张椅子识郁识郁个~。这张椅子会动的|抑无信你试一试睇过~。要不信你试试看啊

【啊₂】[a³³]，申明情况。如：系我~，怎法好畀我咯₂。是我啊，拿我怎么样呢|乜人讲无水落哦，头先正落完~。谁说没雨下啊，刚刚才下完啊|无系我~。不是我啊

【啊₃】[a²¹]，申明态度。如：无使理佢~，佢癫癫个。不用理他，他疯的|得闲睇睇书~。有空看看书

【讲₁】/【咖】，表示引述。(见本章第三节)

【个】[kɔ³³]，表示肯定的判断。如：无得噉~。不能这样的|你都无识~，无同你讲。你都不懂的，不和你讲

【噉】[ka³¹]，“个啊[a²¹]”的合音，表肯定的判断，并附带申明的意味。如：无得食~。不能吃的啊|得噉~[ka³⁵]？升调，能这样的？

【咧₂】[lɛ²¹]表示宣扬。如：佢都无讲我知~，做乜嘢爱讲畀你知咧₁？他都不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|我都无使去~，佢又使去？我都不用去，他怎么用去？|阿老妹都知我电话~，你又无知？妹妹都知道我的电话，你怎么不知道？|佢畀钱畀我使~。他给我花呢

【咧₃】[lɛ²²]，申明事实。如：我无知~。我不知道啊|佢前日都食饭在~。他前天还吃饭呢

【喔】[ɔ³³]，提醒注意。如：我无识去~，你带我去嘛！我不知道怎么去啊，你带我去吧|无钱又无谷，无识点过~。没钱又没粮，怎么过啊？|你讲题难，好之佢又得食~？你说题难，可是他怎么又会呢？

【之₁】[tsi⁵⁵]，表示量少、程度低，不够。如：五点钟~，未得到钟在。才五点钟，还没到点呐|流鼻水~，无关事在。才流鼻涕，不打紧的|论文写五万字~，几时得在？论文才写五万字，还差得远呐

⁹ 读轻声，韵母脱落，读作[m]。

[感叹]——

【来₄】，【去₂】：主观评价。（分别见第四章第三节 § 1.1、§ 2）

【之₂】[tsi⁵⁵]，表赞许，“别不相信”的意思。可重读，调值 51。如：今只学期得一等奖~！这学期得一等奖呐|阿真生得好靓仔~。阿真长得还不错呢

[加强]——

【哦】[ɔ²¹]，疑问句标记，加强语气。如：你几时畀钱来~？

【咧₁】疑问句标志，加强语气。

【呢₂】[ni⁵⁵]，用于句中、句末，做话题标记。如：抑无考得上~，就回屋几耕田咯₁。要是考不上呢，就回家种田啦|阿老妹~就去烧火，我大家去攞菜。妹妹呢去生火，我们大家去拔菜|甲：我个书~？乙：丢口[tɛ²¹]。甲：我的书呢？乙：扔了

陈述、疑问、祈使、感叹句是四大句类。句类是根据语气划分出来的。正如张斌(2000)指出：“用途是句类的基础，句类的分类标准是语气。”从以上 30 多个语气助词的归属看，传统的语气类别¹⁰可基本囊括廉江方言所有的语气助词。¹¹

因此，按句子的语气类别对语气助词进行划分，是一种简洁实用的办法。除了以上四类，语气助词还有[加强]或[强调]语气的意义。当然，若考察语气助词在句中的共现顺序，还须进一步对语气助词的意义进行细分。以下就此展开论述。

3 情态分类与共现顺序

3.1 共现顺序和小类

可以根据共现 (co-occurrence) 顺序给词划分小类。如马庆株 (1988, 1995) 考察能愿动词、形容词的共现顺序情况，有效地给它们划分了小类。黄河 (1990)、张谊生 (2000)、袁毓林 (2002) 深入探讨了副词的小类及其共现顺序，史金生 (2003) 进而探讨了语气副词的类别及其共现顺序的关系。可从认知、功能的角度出发，对共现顺序进行解释，如袁毓林 (1999, 2002)、史金生 (2003) ¹²。

语气助词的类别和共现顺序的关系，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，如太田辰夫 (1958)、朱德熙 (1982)。实践证明，根据共现顺序这一广义形态，对语气助词进行小类划分是切实可行的。

¹⁰ 贺阳 (1992)、齐沪扬 (2002: 21) 都称“陈述、疑问”等语气为“功能语气”。

¹¹ 3个[加强]类语气助词中，“哦”和“咧₁”专用于疑问句，“呢₂”作为话题标记。广义的疑问语气助词可以包括“哦”、“咧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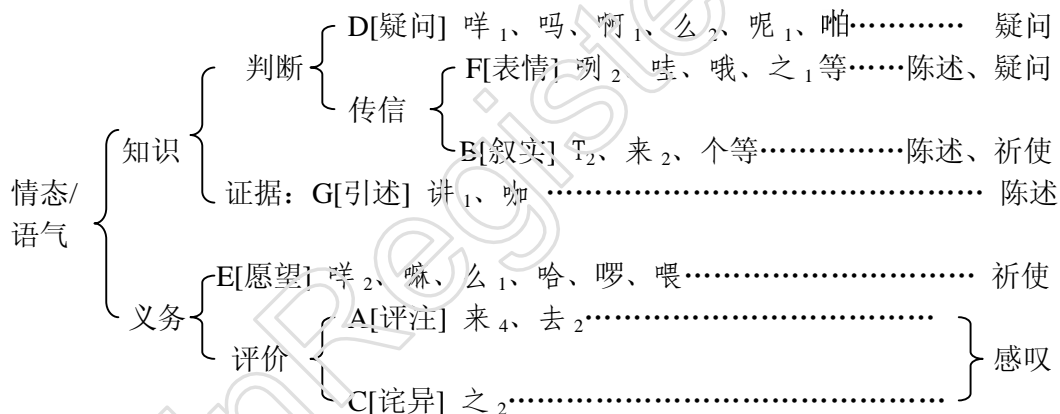
¹² 例如史金生认为语气副词的共现顺序受管辖范围原则、主观程度原则、连贯原则、凸显原则等限制。

3.2 情态分类

Lyons (1995) 把情态分为真实情态、认识情态和道义情态等, 认为语气 (mood) 通过语法形式实现。Palmer (1986/2001) 的情态包括语气, 把情态分为知识情态和义务情态, 知识情态分为证据类和判断类, 义务情态分为指令、承诺、愿望和评价。根据 Lyons、Palmer 的情态分类, 参考王力 (1944)、吕叔湘 (1944) 等对普通话语气的分类, 结合本方言的情况, 把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情态进行分类和调整, 大致归纳如下文【表 5.1.1】。

表中所示, 我们把廉江方言的语气助词分为 A[评注]、B[叙实]、C[诧异]、D[疑问]、E[愿望]、F[表情]、G[引述]七类。其中[叙实]和[表情]还可以再分。[叙实]可以分为 B₁[过程] (B_{1a} “来₂、正₃”; B_{1b} “T₂、跟 T₂、在₄”) 和 B₂[肯定] (“个、嘍”)。B₁[过程]的语气助词具有一定的体貌意义。F[表情]可分为 F₁[宣扬] (“咧₂”)、F₂[申明] (“啊₂、啊₃、咯₁、咧₃”)、F₃[提醒] (“哇、喔、咯₂”)、F₄[不够] (“之₁”)、F₅[加强] (“哦、咧₁、呢₂”)。

【表 5.1.1】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情态系统



表中只有 F、B 类语气助词是跨句类的。F 类中, F₃[加强]中的“咧₂、哦”用于疑问句, “呢₂”可用于疑问和陈述, 其他 F 类成员都用于陈述; B[叙实]类的“来₂、正₃”用于祈使, 其他成员用于陈述。除此之外, 其他情态小类都能归入语气类别。所以说, 在廉江方言的语气助词中, 情态分类基本上对应于语气分类。这一事实, 支持汉语的句末情态和句末语气作统一考虑的观点。

另外, 情态或语气与体貌的界限有时并不十分明显, B[叙实]包括体貌意义的 B₁[过程]。这个方言事实的意义, 在于从语气助词方面 (不是助动词方面, 助动词如普通话的“会、要”、英语的“will”) 说明情态和体貌的界限并不截然分明。

3.3 共现顺序考察

结合情态分类, 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共现顺序如下: (“>”为先于)

A 评注>B 叙实>C 诧异>D 疑问>E 愿望>F 表情>G 引述

该式子是根据演算得来的，当“A>B, B>C”，那么推知“A>B>C”，以下类推。所以并不表示A到G都可以连用。中间环节可以有所欠缺，如C和D不连用。同时，A和B连用，并不意味着所有的A成员都能和每一个B成员连用。E和F、F和G连用时出现两种方向，下文举例时再谈。现将连用情况表示如下：

【表 5.1.2】廉江方言语气助词情态类别的共现顺序

| |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A.评注 | > | > | > | > | | > |
| | B.叙实 | > | > | > | > | > |
| | | C.诧异 | | | > | > |
| | | | D.疑问 | | > | > |
| | | | | E.愿望 | >< | > |
| | | | | | F.表情 | >< |
| | | | | | | G.引述 |

注：“>”表示“先于”，空格表示不连用，“><”表示可先可后。

以下对共现情况进行举例说明，每种情况各举1例：

①[评注]类和其他五类共现时，总是在前。[评注]类不与[表情]类共现。例如：

- (1) 佢如今恶到死来/去□[tɛ²¹]。他如今凶得要命 A>B₁
- (2) 榴莲都系臭到死去个/ 㗎。榴莲都是臭得要命的 A>B₂
- (3) 波仔个数学好到死去/来之。小波的数学好得很呢 A>C
- (4) 题目恶做到死去/来啊? 题目难得要命吗? A>D
- (5) 搬好□[kɔ³⁵]盆花来么，丑鬼到死来。把这盆花摆好吧，难看得要命 A>E
- (6) 搬好□[kɔ³⁵]盆花，丑鬼到死来讲/咖。把这盆花摆好，说是难看得要命 A>G

②除了[评注]类，其他类别的语气助词都在[叙实]类之后。例如：

- (7) 中国队今日得五枚金牌□[tɛ²¹]之。中国队今天拿了五枚金牌了啊 B>C
- (8) 中国队今日得五枚金牌□[tɛ²¹]啊? 中国队今天拿了五枚金牌了吗? B>D
- (9) 食完饭正么。先把饭吃完啊 B₁>E
- (10) 得腐粪个哈。能耍赖的啊 B₂>E
- (11) 佢去北京□[tɛ²¹]咧。他都去北京了 B>F₁
- (12) 食完饭正啊。先把饭吃完啊 B>F₂
- (13) 食完饭来哇。把饭吃完啊 B>F₃
- (14) 做乜嘢咁臭个咧? 怎么这么臭的呢? B>F₅

③[疑问]、[愿望]类均不与[诧异]类共现，[诧异]类在[表情]、[引述]类之前。例如：

- (15) 中国队今日得五枚金牌之 咯。中国队今天获五枚金牌呢吧 C>F₂
- (16) 中国队今日得五枚金牌之 讲。说是中国队今天获五枚金牌呢 C>G

例(15)、(16)的“之”可以是[诧异]的“之₂”，也可以是[不够]的“之₁”。如果理解成“之₁”，句子的意义为“才……”讲，有嫌少的意味。

④[疑问]与[表情]、[疑问]与[引述]共现时，[疑问]均在前。如：

(17) 去吗啊₃? 去吗? D>F₂

(18) 去吗讲₁? 问去不去? D>G

⑤[愿望]、[表情]类共现有两种情况：一是[愿望]类在前，例如：

(19) 畀钱来咩啊₃。给钱来吧 E>F₂

一是[愿望]类在后，此情况较多，例如：

(20) 畀钱来咯喂₁。给钱来吧 F₂>E

(21) 畀钱来哇哈。给钱来，啊[a⁵⁵] F₃>E

(22) 未够在，总共正五百缗之₁哈。还没够，总共才五百块，啊[a⁵⁵] F₄>E

⑥[愿望]类总在[引述]类之前。例如：

(23) 畀钱来咩讲₁。说给钱来呀 E>G

⑦ [表情]类与[引述]类共现时，也有两种情况：一是[表情]在前，例如：

(24) 总共正五百缗 [mən⁵⁵]之₁讲₁。说是总共才五百块 F>G

一是[引述]在前，如：

(25) 后日正去讲咧₂。说是后天再去呀 G>F₁

(26) 后日正去讲啊₃。大意：同上 G>F₂

(27) 后日正去讲哇₁。同上 G>F₃

⑧[诧异]、[疑问]、[愿望]三类之间不共现，前两类分别与其他类的共现情况基本一致，从形式和意义考虑，可合并为[诧异]（[诧异]/[疑问]）类。[诧异]和[愿望]的语义难以概括，暂把它们分开。目前为止，我们把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共现顺序修改为：

[评注]>[叙实]>[诧异/愿望]>[表情]>[引述]

以上是两两共现的顺序。也有四个语气助词连用的情况，但不多见。例如：

(28) 食完饭来₂正₃讲₁啊₃。说是先把饭吃完啊 B₁>B₁>G>F

(29) 恶到死去₂□[tɛ²¹]啊₃讲₁。说是凶得要命了啊 A>B>F>G

三个连用的情况常见一些。例如：

(30) 食完饭来₂哇哈。把饭吃完，啊 B>F>E

(31) 食完饭来₂哇讲₁。说是把饭吃完 B>F>G

(32) 厕所臭到死□[tɛ²¹]讲₁啊₃。说是厕所臭死啦 B>G>F

另外，还须说明的是，在各大类的小类之间，也存在连用的情况：

在[叙实]类中，B₂[肯定]在B₁[过程]之前。如：

(33) 佢肯定无去个□[tɛ²¹]。他肯定不去的了 B₂>B₁

在B₁中，B_{1a}>B_{1b}。如：

(34) 食完饭正□[tɛ²¹]。先把饭吃完了再说

(35) 未食完饭来₂在。还未把饭吃完呢

在表情类中，F₄[不够]>F₃[提醒]/F₁[宣扬]/F₅[加强]>F₂[申明]。两两共现的情况如下：

【表 5.1.3】表情类语气助词的共现顺序

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F4.不够 | > | > | > | > |
| | F3.提醒 | | | > |
| | | F1.宣扬 | | |
| | | | F5.加强 | > |
| | | | | F2.申明 |

表中可见, F₁、F₃ 和 F₅ 之间互不共现, F₁ 不与 F₂ 共现。共现顺序归纳如下: [不够]>[提醒]/[宣扬]/[加强]>[申明]。举例如下:

- (36) 五缙纸之咯₂。才五块钱吧 F₄>F₃
- (37) 佢畀五缙纸之咧₂。他才给五块钱 F₄>F₁
- (38) 做乜嘢畀五块钱之咧₁? 为什么才给五块钱呢? F₄>F₅
- (39) 总共五缙纸之啊₃。统共才五块钱啊 F₄>F₂
- (40) 去咯₂啊₃。去吧 F₃>F₂
- (41) 去几多只人好咧₁啊₃? 去多少个人好呢? F₃>F₂

4 影响共现顺序的几个因素

通过考察, 发现存在一些因素, 影响或制约着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共现顺序。说明如下。

4.1 语义能否融合

语气助词是否共现与它们的语义能否融合有关。如果两者的意义相互排斥, 则不能共现。例如[诧异]类([诧异]/[疑问])不与[愿望]类共现, 它们的语义互相排斥。[表情]类语气助词中, [提醒]、[宣扬]、[加强]也相互排斥, 不能共现。表示[引述]的“讲₁”能与[评注]、[叙实]、[诧异]([诧异]/[疑问])、[愿望]、[表情]各类语气助词连用, 并且几乎类中任一语气助词都可以与它连用, 这说明“讲₁”即[引述]的“语义融合度”最大。

语义融合还存在单向融合和双向融合的问题。据【表 5.1.2】显示, [愿望]和[表情]、[表情]和[引述]的共现顺序两可, 即双向融合, 其他类别之间都是单向融合。单向融合还是双向融合, 也取决于它们的语义。

4.2 语义辖域的大小

语义辖域(semantic scope)¹³的大小由顺序决定。顺序越靠后, 辖域就越大。从共现的顺序看, 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辖域从小到大依次是: [评注]<[叙实]<[诧异]/[愿望]<[表

¹³ 根据戴维·克里斯特尔(2000: 316), 语义辖域是“句法学、语义学和语用学用来指受某个形式的意义影响的语言片段”, 常用于状语、疑问形式和量词(与“个”、“位”等的量词不同)。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, 把“语义辖域”借用到此。语义辖域与“语义指向”等的区别, 可参看林华勇(2005)。

情]<[引述]。

显然，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辖域大小、共现顺序也与语义接近原则有关。举例来说，如果句子是动词谓语句，语义上，[引述]和中心动词的关系最小，依次便是[表情]、[愿望]/[诧异]、[叙实]和[评注]。[评注]是针对述语所造成的补语进行的（如“臭到死去”、“难做到死来”），因而在共现顺序中离中心谓词最近。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辖域大小与共现顺序相符，共现顺序符合象似原则，即离句子的中心谓词越近，其语义越与中心谓语相关。

4.3 主观程度的高低

主观程度的高低也是影响共现顺序的因素之一，但不是主要的。如表示[过程]或[肯定]的[叙实]类在[诧异]、[愿望]、[表情]类之前。但[评注]的主观程度似乎不比[叙述]低，却出现在最前面。[引述]的主观程度似乎也不比[诧异]、[愿望]和[表情]高，却可出现在它们的后面。可见，主观程度的高低，并不完全能决定语气助词的共现顺序，还须受语义是否融合及辖域大小的限制。

5 小结

根据情态、语气两种意义，可对廉江方言的语气助词分门别类。根据意义进行分类的同时，还可进一步考察它们共现顺序的情况。结合共现顺序，可对语气助词的情态小类进行合并与调整。这样一来，语气助词的情态分类就不光是语义类，还是语法类。语义类和语法类的根本区别，在于前者可以不管形式，后者必须依据形式。对语气助词共现顺序的解释，可从语义、认知等方面着手。

汉语有些方言的语气助词数量较多。罗列语气助词的意义和用法，在研究的初级阶段是必须的。然而，如何取得突破，使方言的语气助词研究走向深入，成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。在此问题上，本文所做的工作，算是一次小尝试。

第二节 疑问句与疑问语气助词

廉江方言中，“吗[ma³³]”、“咩[me³³]”等语气助词可用于疑问句。这些语气助词虽可用于疑问句，但不能都称为疑问语气助词。判断疑问语气助词，须对疑问句有所理解。本节首先对廉江方言的疑问句进行系统的考察，在此基础上，再对疑问语气助词的成员及其功能进行甄别和描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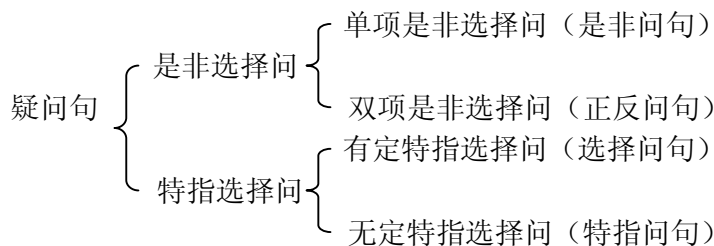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，廉江方言的 VP-neg 式反复问句和一些疑问语气助词的形成有关。因此，对廉江方言反复问句的概貌的描写也必不可少。

1 廉江方言的疑问句

1.1 是非问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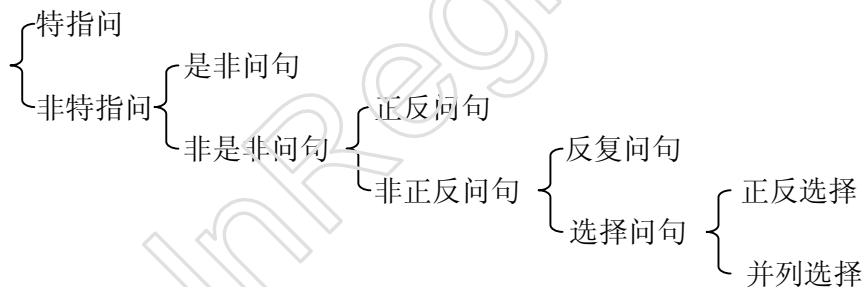
对现代汉语疑问句的分类，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。除了朱德熙（1982）三分之外，基本上采取二分的办法：有的把特指问和非特指问对立，如吕叔湘（1985）；有的把是非问与非是非问对立，如陆俭明（1984）；有的把选择问和非选择问对立，如范继淹（1982）。¹⁴

这里仅介绍和本文有关的两个系统。一种是邵敬敏（1999）提出的“选择系统”。这是从广义选择的角度分出来的：



一种是袁毓林（1993）兼顾历史和方言（主要是吴方言）提出了一个“泛时性系统”。袁文径把 VP-neg-VP、VP-Part¹⁵、K-VP 统称为“广义正反问句”。

分类的结果反映不同标准下不同句式关系的亲疏。“选择系统”的结果是：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的关系较近，它们与选择问句、特指问句的关系较远。“泛时性系统”的划分结果，是选择问句和反复问句关系较近，正反问句（狭义的，包括：K-VP? 和 VP-Part?）处于反复问句、是非问句中，图示如下：



从划分结果看，应该说，这两个系统都考虑到了历时发展的因素，各有好处。如果纯粹从形式考虑，选择问句、正反问句和特指问句都好区分，剩下的是非问句则是个“杂类”。例如北京话中通常所说的是非问句至少包括：含“吗”的疑问句、用语调表示疑问的是非问句、用“吧”表示的疑问句等。

实际上，是非问句的性质确实比较复杂。袁毓林（1993）很好地说明了北京话是非问句内部的不一致性。是非问句的性质远远不像其英文名称“*Yes-No question*”那么简单。比方说“你去了没有？”和“你去了吗”，它们的回答都可以是“去了”或“没去”。它们算不算是非问句？若根据陆俭明（1984），“V了没有”是“表示析取（*disjunction*）的并列结构”，“吃了没有？”属非是非问句。

¹⁴ 疑问句的研究现状可看邵敬敏（1999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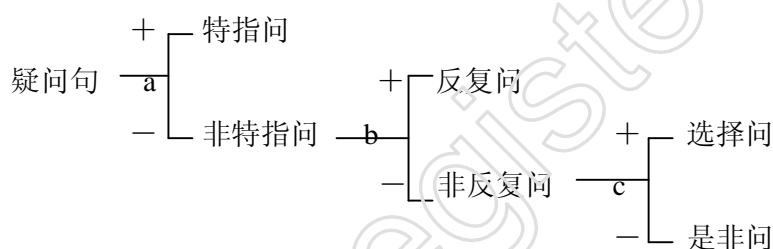
¹⁵ VP-Part 指“VP 吗？”一类问句。

有学者把“吗”看作现代汉语是非问的标志词，这纯粹是从共时角度出发考虑的结果，无可厚非。但也不应忽略“吗”的来源。黄国营（1986）认为，“吗”从正反问句末表示“反”（否定部分）虚化而来，就是说，由 VP-neg 的 neg 部分虚化而来。这可以从廉江方言中得到支持。普通话的“你去不去？”，在廉江方言可说“你去无？”、“你去无啊[a²¹]？”、“你去吗？”和“你去吗啊[a²¹]？”。“吗”明显由“无啊”合音而成。“VP 吗”和“VP 无”只是一步之隔，并不遥远。所以，袁文把“VP-part？”归入狭义的正反问句里边，是有道理的。邵氏的分类把正反问句和是非问句挨在一起，我们也表示赞成。

1.2 廉江方言的疑问句系统

如果考虑到是非问句是“杂类”的话，干脆就让它成为剩余的类。结合方言自身的情况，可以把廉江方言的疑问句系统进行梳理，即：

【表 5.2.1】 廉江方言的疑问句系统



注：a、b、c 是三个区分条件。条件 a：由疑问代词引起疑问；条件 b：由 VP-neg-VP 或 VP-neg 或“VP-吗/咩？”形式引起疑问；条件 c：出现或可补出连词“抑试（还是）”。“+”表示符合条件，“-”表示不符合条件。

廉江方言的疑问代词包括：

乜人谁 乜嘢什么 斯（+量词）哪，~只 斯呢哪里 几时什么时候 点法怎么样
做乜嘢为什么 几多多少 几多，~好

特殊问句要注意排除任指和虚指的情况，注意疑问代词句中的位置。

该疑问句系统考虑了廉江方言的自身特点，把“VP-吗/咩₁”归入反复问句，反复问句的范围要广一些，选择问句的范围较窄，是非问句是疑问句中的剩余类。

以下每一种疑问句举两个例子：

特指问——

你去斯呢？你去哪里？

阿妈头先讲乜嘢？妈妈刚才说什么？

反复问——

你去无去？你去不去？

阿五伯喂完牛未？五伯喂完牛了没有？

选择问——

你中意红色抑试蓝色？你喜欢红色还是蓝色？

阿爸出差去北京抑试天津啊？爸爸出差去北京还是天津？

是非问——

做了作业来啊？把作业都做完吗？

佢未交学费么 [mɔ⁵¹]？他没交学费吗？

1.3 反复问句还是中性问句（略）

2 廉江方言的疑问语气助词

2.1 疑问语气助词的确定

顾名思义，疑问语气助词就是起到负载疑问信息作用的助词。陆俭明（1984）认为，现代汉语的疑问语气词有两个半——“吗”、“呢”和半个“吧”。陆先生用比较的方法来验明语气助词的正身，即“从疑问句和非疑问句，从这种疑问句和那种疑问句的最小对比中，来确定出现在疑问句末尾的语气词是否真正负载疑问信息”。陆文对语气助词身份及其功能的验证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。本文依照陆文的做法，对廉江方言的疑问语气助词进行“资格审查”。

首先是要确定审查的范围。我们初步把范围锁定在出现在疑问句末的语气助词。可用（A）“几多+X？”、（B）“去无+X？”、（C）“北京抑试还是天津+X？”、（D）“交（/未交）学费+X？”四种格式分别代表四种问句来帮助判断，能进入以上任一格式问句的语气助词不少，如下文【表 5.2.1】。

再次就是确定判断标准。表中的语气词能用于疑问句，但并不表示它们都能算疑问语气助词，否则流于宽泛，名不副实。所以必须加以严格的“资格审查”。¹⁶句末语气助词的调值是字调还是句调，本文如实记录，暂不区分。廉江方言非疑问形式的句调趋升（“升调”），能表示疑问（即 D 式）。D 疑问式（是非问句）的公式可记作：

（D） $Q_1 = \text{非疑问形式} + \nearrow$

A、B、C 三种疑问句（非是非问句）同样有两种情况：（一）不须升调就能表示疑问，和平叙句相同，声调趋降（“降调”）；（二）句调为升调，有强调的作用。非是非问句的公式可记作：

（D'） $Q_{21} = \text{疑问形式} + \searrow$

（D'） $Q_{22} = \text{疑问形式} + \nearrow$

【表 5.2.1】进入疑问句的语气助词列举

¹⁶ 方小燕（1996）讨论广州话的疑问语气助词时，已注意到这一点。

| X | A | B | C | D | X | A | B | C | D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|---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|---|---|
| 吗[ma ³³] | — | — | — | + | 咯 ₂ [lɔ ⁵⁵] | + | + | + | — |
| 咩 ₁ [me ³³] | — | — | — | + | 咧[lɛ ³³] | + | + | + | — |
| 怕[pha ^{55/35}] | — | — | — | + | 啊 ₃ [a ²¹] | + | + | + | — |
| 么 ₂ [mɔ ⁵¹] | — | — | — | + | 喔[ɔ ³³] | + | + | + | — |
| 咯 ₁ [lɔ ³³] | — | + | — | — | 哦[ɔ ²¹] | + | + | + | — |
| 啊 ₁ [a ⁵⁵] | — | + | — | + | 呢[ni ⁵⁵] | + | + | + | + |
| 啊 ₂ [a ³³] | + | — | + | — | 咖[ka ⁵¹] | + | + | + | — |
| 呐[na ²¹] | + | + | — | — | 嘍[ka ³¹] | + | + | + | — |

非疑问句式可用 (E) “非疑问形式+↘” 表示。以上四个公式均不后附语气助词。(D) 和 (E) 相比, 升调在是非问句负载了疑问信息。由 (D₁)、(D₂) 与 (E) 相比可知, 疑问形式在非是非问句中负载了疑问信息。

上述待检验的语气助词 (X), 如果

- (i) X 能同时出现在疑问句和非疑问句的句末, 则说明 X 不负载疑问信息;
- (ii) X 只出现在疑问句, 且 D 为 “+”, 则 X 负载疑问信息。
- (iii) X 只出现在疑问句, 且 D 为 “—”, 则 X 不负载疑问信息, 但非是非问句选择了该词, 表示其它语气。

2.2 廉江方言语气助词的功能

根据以上三条标准, 通过审查, 廉江方言的疑问语气助词的成员只有 6 个。这 6 个疑问语气助词的读音、功能、用例分别如下:

【吗】[ma³³], “无啊” 的合音形式。用于肯定句, 表示询问意见、情况等, 如: 得闲去睇电影~? 有空去看电影吗? | 今日试考得好~? 今天试考得好吗? | 做完作业正睇电视, 好~? 做完作业再看电视, 好吗?

【咩₁】[me³³], “无咧” 的合音形式。用于肯定句, 询问客观事实的情况, 如: 佢以前中意睇电影~? 她以前喜欢看电影吗? | 阿爸以前去过深圳~? 爸以前去过深圳吗?

【怕】[p^ha^{55/35}], 调值为 35 或 55, 大概是 “怕[p^ha³³]啊[a⁵⁵]” 合音形式的反映。表猜测, 进而能表疑问, 疑大于信。如: 佢无去过深圳~? 他没去过深圳吧? | 今日系 8 号哇, 你记错口[tɛ²¹]~? 今天是 8 号啊, 你记错了吧? | 今日 8 号? 无系~? 今天 8 号? 不是吧?

【啊₁】[a⁵⁵], 为确认而问。如: 你无想去北京工作~? 你不想去北京工作吗? | 我结婚未~? 未得在。我是否已结婚? 还不行呢| 五条烟~? 好, 你等一阵, 我攞畀你。五条烟是吗? 好, 你等一下, 我拿给你

【么₂】[mɔ⁵¹]，疑问的语气重，可表示反诘。如：你不识佢~？你不认识他吗？
|佢无去~？他不去吗？|得两毫纸之~？才两毛钱吗？

【呢₁】[ni⁵⁵]，用于句末，表示猜测或假设。如：未交学费~？要是没交学费呢？
|乜个无系送钱畀人家食~？大意：肯定是送钱给别人啦|抑无系~？要不是呢？|噉做有乜嘢好~？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

“怕”和“啊₁”的调值较高，它们的调值是本身的调值还是疑问句的升调带来的？很难说清。但有必要说明一下。“怕”除35、55的调值外，没有其它调值。我们说“怕”概是“怕啊”的组合形式，由于“啊”在语流中还有33、21的调值，那么“怕”调值还可能是33或21。但廉江方言中不存在[p^ha³³]或[p^ha²¹]作语气助词情况。再看“啊₁”。“啊₂[a³³]”、“啊₃[a²¹]”不负载疑问信息，已经排除出疑问语气词。“非疑问形式+啊₁”表示疑问，“非疑问形式+啊₂/啊₃”不表疑问，功能不同。如“去睇电影啊₁？”说话人想确认自己的预期而提问。“去睇电影啊₂”意为去看电影是事实，“去睇电影啊₃”意为建议去看电影。“去睇电影↗？”可表疑问、提议或否定，要在语境中才能决定。总之功能不同，需要区分。

“咧”符合条件(iii)，只用于疑问句，表示一定的语气。词条解释如下：

【咧₁】[lɛ³³]，专用于是非问句，有加强疑问语气的功能。如：你爱交几多学费~？你要交多少学费啊？|你讲佢想去无~？你说他想去吗？|你爸去广州未~？你爸去广州了吗？|会下只月5号开抑试6号开~？会下个月5号开还是6号开呢？|人家波仔都得及格，你做乜嘢无得及格~？人家小波都能及格，你怎么就不能及格呢？

“VP无咧？”演变成“VP咩？”正是“咧”起到加强疑问语气的功能，使得合音形式的疑问助词“咩”起到询问事实情况的功能。

2.3 疑问语气助词的分类

廉江方言有6个疑问语气助词，根据不同的角度，可以将它们进行分类。

能否用于否定句，是它们的一个重要区别，本文据此进行分类。这和来源有关。“吗”和“咩₁”分别由“VP-无啊”、“VP-无咧”的“无啊”、“无咧”演变而来。“吗”和“咩”本身就已经含有否定的意义。因此，它们不能用于否定形式的疑问句，也不能再后附于VP-neg、VP-neg-VP反复问句的句末。如不说“*无去睇电影吗/咩₁？”，也不说“*去无去吗/咩₁？”、“*去无吗/咩₁？”等。

根据自身有无否定意义，可以把廉江方言的疑问语气助词分为“否定疑问助词”¹⁷和“非否定疑问助词”两类。“吗、咩₁”是否定疑问助词，“怕、啊₁、么₂、呢₁”是非否定疑问助词。普通话的“吗”虽也是由VP-neg的否定部分虚化而来，可是已经没有否定形式的限制了。所以我们还把廉江方言的“VP吗/咩”看作反复问句。

¹⁷ 余霭芹(1992: 280)已有“否定语气词”的提法：广东开平方言的“否定语气词有‘吗[ma⁴⁴]’跟‘嘛[ma²²]’两个”。

否定疑问词“吗/咩₁”都不用于否定疑问句，也都不能对实现与否进行提问。后一种情况如不说“*食□[tɛ²¹]吗/咩₁? (吃了?)”，不说“*未食饭吗/咩₁? ”。“啊₁、啪、么₂、呢₁”不受此限制。例如：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未食饭啊 ₁ ? 吃饭吗? | 食饭□[tɛ ²¹]啊 ₁ ? 吃饭了吗? |
| 未食饭啪? 吃饭吧? | 食饭□[tɛ ²¹]啪? 吃饭了吧? |
| 未食饭么 ₂ ? 吃饭吗? | 食饭□[tɛ ²¹]么 ₂ ? 吃饭了吗? |
| 未食饭呢 ₁ ? 要是吃饭呢? | 食饭□[tɛ ²¹]呢 ₁ ? 吃饭了呢? |

可见，上述疑问语气助词的否定、非否定的分类，实际上与实现这一语法意义有关。

3 反复问句和否定疑问助词

3.1 廉江方言反复问句的概貌

通常，汉语反复问句的句型包括三种：K-VP、VP-neg-VP 和 VP-neg 式。VP-neg-VP 句型出现宾语时也有三种词序——VO-neg-V、V-neg-VO 和 VO-neg-VO。汉语的反复问句具有类型学的意义。¹⁸

廉江方言反复问句的大体情况是：VP-neg-VP 和 VP-neg 两种句式并存，VP-neg-VP 的动词带宾语时使用 V-neg-VO 句式，不存在“K-VP”型选择问。以下举例说明。

3.1.1 先看“VP-neg-VP”式问句。例如：

- (1) 你去无去? 你去不去?
- (2) 饭香无香? 饭香不香?
- (3) 狗仔跟尾食无食嘢咧? 小狗后来有没有吃东西啊?
- (4) 阿东哥去无去北京? (东哥去不去北京?)
- (5) 阿东哥想无想去北京? (东哥想不想去北京?)
- (6) a. 饭你食无食得了? (饭你吃得完吃不完?)
b. 饭你食得了无食得了?
- (7) a. 上次考试个题目你做无做了啊? (上次考试的题目你做完没做完?)
b. 上次考试个题目你做了无做了啊?

例(1)、(2)是“V无V”形式(把形容词看作动词)。例(3)~(5)是“V无VO”形式。例(6)、(7)是动词带补语的句式：a是“V无VC”，b是“VC无VC”。另外，例(3)、(7)的“无”译成普通话是“没”，其余各例句的“无”都和普通话“不”对应。也就是说，廉江方言的“VP无VP”句式也可用于对完成进行提问。

廉江方言的VP-neg-VP除了“VP不VP”外，还有“VP未VP”句式，两者功能并不相同。“VP未VP”只对完成与否进行提问，例如：

- (8) 你去未去(北京)? 你去没去(北京)?

¹⁸ 参看朱德熙(1985b、1991)、余霭芹(1992、1993)、施其生(2000b)等。

(9) 花开未开? 花开了吗?

两者的预设也不相同:“VP 未 VP”句中,说话人有个预期,即 VP 是要发生的;而“VP 无 VP”则没有这样的预设。如“你去未去?”和“你去无去?”,前者说话人的预设是对方要去,后者没有这样的预设。

3.1.2 VP-neg 型。否定词 neg 有“无、未”两个。例如:

(10) a. 佢去北京无? 他去北京吗?

b. 佢去北京未? 他去北京了没有?

(11) a. 花开无? 花开吗?

b. 花开未? 花开了吗?

(12) a. 阿波仔你快啲出来无? 波仔你快点出来

b. *阿波仔你快啲出来未?

a 句的 neg 是“无”, b 的 neg 是“未”。例 (12) 的 VP 是祈使句,“未”与祈使的意义相排斥, b 不能成立。同样,“VP 未”和“VP 不”有不同的预设。前者的 VP 是要发生的,后者没有该预设。

3.1.3 据游汝杰(1993)、施其生(2000b),吴方言和闽方言的汕头话中,VP-neg-VP 都要在 VP-neg 之后才出现。VP-neg 和 VP-neg-VP 两种形式在廉江话中都很常用,两种形式先后的产生顺序目前还难以断定。

3.2 “VP-neg”句式与“吗、咩₁”

上面我们说过,否定疑问语气助词“吗、咩₁”是“VP 无”的“无”分别和“啊”、“咧”的合音形式。这可以进一步支持普通话“吗”由“VP-neg”的 neg 演变而来的结论。它们的演变过程可由以下例子表示:

a. 去无? |去无啊[a²¹]? |去吗? |去吗啊[a²¹]?

b. 去无? |去无咧? |去咩?

“吗”后还可以加上“啊”,“咩”后不能再加“啊”或“咧”。

4 小结

某些汉语方言的语气助词丰富,成员多。与印欧语如英语相比,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,因此很值得深入细致地研究。其中,疑问语气助词是重点中的重点。普通话的疑问语气助词通过几十年的努力,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这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上。¹⁹相比之下,方言语法的疑问助词研究滞后,有时仅仅局限于罗列材料。

本文借鉴普通话相关的成果,对廉江方言疑问语气助词的范围进行了确定,并对它们进行分类。透过本项工作,我们清醒地认识到,方言的疑问语气助词研究,若要达到理想的状态,还须做更细致、深入的工作。

¹⁹ 参看邵敬敏(1999)。